

(上接 C04 版)

# 林恪 老庄在荷兰很受欢迎

## 《围城》钱钟书是翻倒了的书柜

新京报:为什么会选择翻译钱钟书的《围城》?

林恪:在2005年拿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后,我开始专职做中国文学的翻译。陆续翻译过韩少功、苏童、毕飞宇的作品,包括台湾的白先勇。后来有家出版社,关注到中国的经典小说,来让我推荐,我选择了老舍、沈从文和钱钟书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他们觉得有趣,有特

别的幽默感。

新京报:这应该是一项充满困难的工作。

林恪:是的。因为里边布满了文字游戏,幽默又经常是好几种语言交错产生出的,所以有一定的难度。而且因为是40年代的小说,所以文体上的文白混杂也造成困难,甚至很多词在当代,意思都发生了变化。

新京报:那么,里边的哪个部分让你着迷?你怎么看钱钟书这个人?

林恪:是小说中那种讽刺意味,感觉它的讽刺是落在每个句子上的,他没有偶然地写一些东西,而是句句有着目的。相比故事,语言风格更让我着迷。钱钟书这个人,用我们的话来说,是一个翻倒了的书柜。他的知识特别博杂,很多引经据典,分散,让我觉得缺乏集中性。



### 林恪

荷兰莱顿大学博士。译作包括曹雪芹《红楼梦》(与人合译,预计2015年出版),钱钟书《围城》(预计2013年出版),苏童的《我的帝王生涯》《米》,毕飞宇的《青衣》,白先勇的《孽子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《女女女》以及鲁迅、沈从文、周作人、史铁生、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。

## 《红楼梦》缺乏主线和心理活动

新京报:《红楼梦》好像也在你的翻译计划中,它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呢?参考的是什么版本?

林恪:是同一家出版社,让我帮忙推荐中国的小说,我说了四大名著,他们自己去了解,觉得《红楼梦》最有意思,最像中国。因为它包罗万象,包括社会、人情、宗教等等。像《水浒》,他们会觉得108好汉,人太多,有些重复。定下后,我和两个同事在一起翻译。英文版、德文版、法文版都有参照。我个人更喜欢企鹅霍克思的版本,尽管杨宪益的更为准确,但是霍克思的,让我觉得更有趣、更美、更顺畅。特别是诗歌部分,翻译得很好。

新京报:我很好奇,《红楼梦》的名字会如何来翻?三个人一起翻,是否会有风格的差异?

林恪: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红楼在荷兰是妓院的意思,所以我们可能不会考虑使用它,而是从石头记这个角度来切入。三人合译也有有趣的地方,我们经常是各翻三五回,到十五二十的时候,一起开会讨论一下,风格会有办法调整、修改,而且多人翻译的好处是,如果你有小错误,会被指出来,而且很多时候,过程更为缓慢,因为要商量。

新京报:作为外国人,理解这样一本小说会有障碍吗?

林恪:在研讨会演讲中,我有提到中国小说让西方难以接受的是两个问题,一是结构,往往缺乏一条情节主线,二是缺乏心理活动的描写。《红楼梦》这两个问题都有,因为它的独特结构,是章回体,所以充满了各自独立的小故事。我由此推断出余

华和莫言的很多写作受到它的影响,并向莫言求证。他表示认同。关于心理活动部分,莫言告诉我,《红楼梦》主要是靠对话来推动,这和西方文学有很大不同。我也很好奇,荷兰的读者在看后会是怎样的反应。当然,为了让他们更能明白这其中的妙处,我们会考虑用一个篇幅较长的序和后记来提供背景知识,包括一些注解。

新京报:荷兰好像对翻译文学有着特别的宽容度。

林恪:因为荷兰是一个小国,人口少,所以这里的人多少都会一点外语。这些年,英美的书占据了荷兰书店的主流。当然,中国的道家,太极在荷兰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。很多老子、庄子的书最近都被翻译成荷兰语,而且卖得很好。



# 白亚仁 接触一个“非虚构”的中国

## 跨界看风景 从明清文化到当代小说

新京报:作为一个研究明清文化的学者,怎么突然对中国当代文学起了兴致?

白亚仁:可以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队伍里的少见的怪物。在我的教学生涯中,头20年,我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从事古典文学研究。但研究古典文学很辛苦,古文不好懂,而且在图书馆借书也有各种麻烦,经常因为各种原因,而需要等待,效率很低。相比之下,做翻译要

好很多,一台电脑,几本词典,加上一两个中国朋友就可以了。可以说,做翻译给了我开放的机会,暂时可以逃脱严谨的学术研究。翻译当代文学作品,好像去当下的中国街上看风景、看人。搞明清文化研究,能去看什么呢,尽管有故宫,那也是空荡荡的。

新京报:那你会对哪类题材的作品更感兴趣?

白亚仁:我翻译了余华的短篇小

说集《黄昏里的男孩》,预计明年出版。这个小说集里的题材是我喜欢的,它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。也因此和余华成为朋友,并得以翻译他的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。我喜欢余华的写作风格,非常简洁、朴实,不刻意表现他的才华。这种风格也利于译成英文。包括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我也喜欢,但这个已经被译过。书里同样有一些关于饥荒、文革的内容,但我更容易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所打动。

## 爱上非虚构 现实已让人眼花缭乱,何必虚构

新京报:但这两年,你好像突然“嫌弃”小说,喜欢上中国的非虚构作品。你还表示自己喜欢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和野夫的一些作品。

白亚仁:我觉得这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兴趣。外国人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想多了解中国,所以让他们通过小说接触一个虚拟的中国,也许不如让他们接触一个离现实更近、非虚构的中国。去年有人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这样的言论:他读完一部中国长篇小说之后的感受是,与其用小说的形式去反映中国的一些不合理现象,不如干脆写非虚构作品。既然中国的某些现实已经让人眼花缭乱,何必非要费尽心思去创造

另一个虚拟世界呢?

新京报:听说你编选翻译的韩寒的杂文集今年十月会在英国和美国出版,名字是《这一代》。

白亚仁:对,是从他《青春》一书中选译的。他的文章都很有意思,但考虑到美国读者的兴趣,可能有些文章不适合选择进来。譬如他谈到中国当代诗歌的文章,因为美国人不太了解,所以就放弃了。美国人更有兴趣的,是他那些关于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的杂文。

新京报:你怎么评价韩寒?怎么看待他的作品?

白亚仁:他是一个特别的作家,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代表。他善于独立思考,不会因为主流媒体怎么

说,一般百姓怎么想,而去人云亦云,他会有自己的看法,像北京奥运会,他谈到爱国主义,其实美国的主流文化也很少对爱国主义表示质疑的,所以我想,美国人会对韩寒批评盲目的爱国主义感兴趣,而且韩寒的存在也让美国人看到中国,并不是单一的,中国不仅仅有官方的声音,还有个体自己的。

他文笔有趣。有讽刺,有比喻,很巧妙。他的幽默也很有特色,很多时候靠谐音,取笑一些社会现象,这个翻译起来比较难。我有时候会想,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的句子,我宁可舍弃,因为我不想在后边加个注解:这个在中文里是很好笑的。



### 白亚仁

现任美国加州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,牛津大学博士。主要从事蒲松龄及《聊斋志异》、明清文言小说等方面的研究。翻译了余华的《在细雨中呐喊》,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《黄昏里的男孩》等作品,编译的韩寒《这一代》一书今年10月份将在美国和英国出版。

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这样的古典作品,也有苏童等现代作家的小说。

C04-C05 版采访/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